

晚话

河南人民出版社

晚 话

郑州晚报社 编
省会杂文学会

河南人民出版社

书名题字：廖沫沙

封面设计：林国光

晚　　话

郑州晚报社编

省会杂文学会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晚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375印张 170千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统一书号3105·496 定价1.05元

前　　言

杂文，有人目之为舶来品，有人认为是国货。究竟是舶来品，还是国货，一时倒难说清，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现代中国杂文与新闻纸关系极为密切。

见之于报端的杂文，是以辛亥革命时期报纸的杂文为嚆矢（后来被称为“小品文”、“杂文”、“社会论文”、“文艺性论文”，均属此类）。当时《浙江潮》的“杂文”，“中国日报”的“鼓吹录”，《洞庭波》的“鸡肋录”，都是发表杂文作品的专栏。这些杂文，海阔天空，包罗万象，谈古论今，劲峭犀利，发挥了摧枯拉朽的战斗作用。

在一张新闻纸上，新闻是主体；杂文，反映和评骘社会现象，解释新闻所包含的真理。世界上可以有没有杂文的新闻纸，但不可能有没有新闻的新闻纸。如此说来，杂文可有可无了吗？不是。但象史量才说的杂文为“报纸的眉毛”，内容上缺之无妨，形式上少之有碍，并不能使报纸加增什么光彩，这种

观点也不妥。一篇好的杂文，针砭时弊，发聋震聩，具有强烈的战斗力、吸引力、说服力。在新闻纸上有着独特的价值。杂文的价值大概由如下的特点所决定：

一、新闻性。报纸发的东西，不能与新闻完全脱节。杂文必须具备一定的“新闻价值”，以一定的新闻事件为议论对象，照徐铸成的说法，叫“多层次的报道”。如果离开了新闻事件发表议论，那发表这类作品，就不是报纸的任务，而是文艺刊物的任务。这也不配称为杂文，或可归为别的什么作品，或失去应有的杂文光辉。

二、群众性。杂文着眼于广大群众关心的一般社会问题，比如改革问题，人才问题，文教问题，爱国问题，家庭问题，风气问题，人生问题等等。

三、文学性。杂文，顾名思义，既要杂，又要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就文而言，当然要讲形象性，典型性，需要文学语言，艺术剪裁，需要幽默讽刺之类的笔法。很长时间，有的文坛卫道士一口咬定杂文“不能与小说戏曲同日而语”，杂文和杂文作者长期受奚落，遭冷遇，但是鲁迅预言“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今天，杂文已堂堂正正列为文学正宗，其文学性更应精益求精。

四、权威性。好的杂文，敢说群众想说又不敢说的话，敢

提群众想提又不敢提的问题，敢拿群众想拿又不敢拿的办法，“一字之褒，荣于华袞，一字之贬，严于斧钺”，真知灼见，破邪显正，起到引导舆论的作用。

五、资料性。好的杂文，常蕴藏着大量的知识。邓拓同志的《燕山夜话》涉及天文地理、考古医学、书法、绘画、文史典章，有同志曾称之为“小百科全书”。

在我国，杂文命运多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广开言路，杂文的需要日益迫切，杂文的议论范围日益扩大，杂文的品种日益丰富，杂文的队伍日益壮大，杂文的知音日益增多，好的杂文不少。

但是，仍有许多杂文不受读者欢迎。有之可，无之无不
可，原因何在？我以为或作者缺乏勇气，只是无病呻吟自浇块
垒；或对议论的新闻事件和问题缺乏充分了解，并且不能自圆
其说；或眼睛向上，置群众心理、群众情绪于不顾；或缺乏幽
默情趣的杂文味和多姿多彩的杂文亮度；或唠唠叨叨，低估读
者的理解力；或放言高论，夸张空谈，只图痛快，读者感情上
不能接受；或虎头蛇尾，无计划性，重要争论，草草收场；或
思想陈旧，食古不化，文字艰涩，没有可读性；或辗转抄袭，
似曾相识。

本书基本上本着以上看法，优选劣汰，从一九八〇年到一

九八四年在《郑州晚报》发表的约七百篇杂文中由郑州晚报社言论组、省会杂文学会精选出一百五十四篇，以飨读者。

这本选集的作者包括几十位同志，有杂文界纵横驰骋的老杂文家，也有二十多岁的青年作者。至于作者的身份也各有不同，有知识分子、党政干部、工人、农民、财贸工作者等。

入选杂文的风格题材和表现手法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直率，有的委婉，有的粗豪，有的细腻，有的严肃，有的幽默，有的泼辣，有的洒脱，有的小题大作，有的大题小作，有的开门见山，有的旁敲侧击，足以证明杂文领域的百花齐放。

在向河南人民出版社交稿之际，特向精心选编稿件的李登科、王亚夫、朱恪超三同志表示深切的谢意。

目 录

“五十”可笑“百步”	秦 海 (1)
何必抢那“粉笔头”	孟济元 (2)
“忘我”和“有我”	张运山 (4)
“和尚”与“皮匠”.....	吴文元 (5)
西僧不可做.....	李之亮 (6)
弄斧也须到班门.....	圣 泉 (8)
各人有各人的光辉.....	阎 正 (9)
何必辨襄阳南阳.....	唐 庄 (11)
有感于西施之死.....	李海潮 (12)
小议对改革的意见.....	焦金坤 (14)
既然是颗流星.....	康 群 (15)
没有失去的不要失去.....	艺 民 (17)
话说“星期七”	许鸿钧 (18)
“五技全”不如“一招精”	路 遥 (20)
快节奏地工作.....	王建章 (21)
“惜春”与“弃春”	王锡朋 (23)
读书和买书.....	龚维英 (24)
树和毛毛虫.....	张 帆 (26)

一个媳妇一个婆	诸葛立早	(27)
这种比较方法好	张文郁	(29)
“难得糊涂”新解	庄人	(30)
坚持慎独	徐德瑞	(32)
这笔帐算得好	辛冰	(33)
要顾细行	林从龙 肖士栋	(34)
生命·金钱与蝼蚁	李登科	(36)
想起了可悲的蔡桓侯	文成思	(37)
数的比喻	杨诚勇	(39)
白圭防洪的联想	申金贵	(40)
“说”“做”谈	皖英	(42)
三愿	孙传恒	(43)
记性、党性及其它	史家轩	(45)
莫做“周老爷”	陈元	(46)
赞“新妇”弃旧俗	碧波	(47)
“第一次”与“每一次”	谷正雄	(49)
陆游怕“劝酒”	夏厦	(50)
“不以家累自随”	诸葛立早	(52)
仕而忧则学	秦海	(53)
象刘伯承同志那样	庄人	(55)
莫学厨子训猫	刘其田	(56)
“画皮”之类	王小方	(58)
从黑石头说起	耿昕皖石	(59)
走私表、国产表及其它	王亚夫	(60)
信谁?	魏发兴	(62)
列宁对待批评的态度	程清林	(64)

从“骂鸭”说到面子	李兴武(65)
物必先腐而后生	李长山(66)
从一分钱谈起	王玉潞(68)
自爱漫说二题	柳玉柱(69)
话不投机半句少	圣 泉(70)
且勿失晨变消沉	张明武(72)
发愤·博击·前进	楚 永(73)
各有灵苗各自探	肖 勉(75)
书店前的联想	甘子茜(76)
恋爱·花·创作自由	长 青(78)
却之并非不恭	恽 清(79)
嗜鱼焉受鱼乎	许鸿钧(81)
斯诺的感慨	达英騤(82)
要对得起青年	田 丁(83)
“酌贪泉而觉爽”新窥	李 进(85)
也说火柴	章 隐(86)
“攫金人”的眼与“隐身人”的胃	张兰夫(88)
鬼魂·魔瓶及其它	金家康(89)
读报的联想	常忠权(90)
想起了如来佛	路 程(92)
“读人”与“人读”	庄 人(93)
且说白蚁之害	邹泉根(94)
“启事”的启示	谢殿成(96)
从鸟粪与战争看植树与生存	王连成(97)
家长们的忧虑	康 群(98)
“朋友”与“朋有”	王锡朋(100)

浮夸造风应休矣.....	恒 增(102)
“一把手”与排座次.....	陈书林(103)
一则笑话的启示.....	卞 卡(105)
烧掉可惜.....	殷国安(106)
幸勿疏忽.....	红 羊(108)
话说“臭豆腐干”.....	致 明(109)
岂止“改错半个字”.....	周 基(110)
开个方便窗口为好.....	易 明(112)
闲话找对象“高”标准.....	王 正(113)
为奇装异服正名.....	泛 舟(115)
莫只怪南郭先生.....	易 明(116)
放权与放胆.....	杨诚勇(118)
竞争·浪费·效益.....	王亚夫(120)
莫让“新娘上轿穿耳朵”.....	钱国良(121)
话说“气氛”.....	王小方(122)
想起了蒋干.....	刘 思(123)
再说金牌.....	王含英(125)
阿谀·伪币·虚荣心.....	国 华(127)
“丁”、“T”、“下”.....	邹泉根(128)
从“罗森塔尔效应”谈起.....	匡晓赭(129)
“恭维”与“热切”.....	王建章(131)
乘车后谈.....	李登科(133)
你有多少子女.....	徐堂连(134)
“两脚虎”的鉴戒.....	颜慧云(136)
从“留钱做什么”说起.....	陈 元(137)
豺何曾咬杀鱼.....	鲁 扬(139)

当心被儿子打耳光	孔祥科(140)
迎春随感	雪 蕉(142)
并非闲事	赵元惠(143)
“共专一类”与“另辟蹊径”	吴德葵(144)
袁枚断案的启示	邹泉根(146)
书是凝固的时间	常忠权(147)
从法拉第的后悔说起	若 舟(148)
“后悔药”与“清醒剂”	邓 纵 杜建琦(150)
“向道于盲”种种	晓 鹰(151)
不该“闻所未闻”	亦 若(152)
《广陵散》的失传及其它	阎慰鹏(154)
话说能源	泛 帆(155)
警惕“绿眼的妖魔”	达英聚(156)
冰壶之德	林从龙(158)
“前人”与“后人”	傅有松(159)
想起了“理直气壮”	庄 人(160)
“忧国忘家”欤? “求田问舍”欤?	轻 舟(161)
算“小帐”和算“大帐”	原廷干(163)
月月有端午	王 曾 宗 乃(164)
想起了王世充	路 程(166)
自觉清“左”	赵元惠(167)
“101”数字的联想	王继兴(169)
再谈“千里马”	理 非(170)
从赵匡胤复考进士谈起	陈 平 汪喜堂(171)
雏凤凌空飞	一 划(173)
笑的先与后	顾云卿(174)

幸福之花为谁开	皖 英(176)
在雄鸡三唱的时候	文成思(177)
毁林木 毁人才	圣 泉(179)
让“阿留”解脱出来	闲 谈(180)
弄拙成巧	丁高潮(181)
为“冒尖”者一辩	宋登学(183)
要为探求者打气	白 木(184)
“成龙”的概念	朱永祥(185)
“一个厘米”精神赞	秦启安(187)
哪里的姜辣	王继兴(188)
“闻道美人新入内”	孔祥科(189)
“一片光明”与“光明一片”	白 木(191)
谢晋一席话	阎 正(192)
防止“万能论”	昆 峰(194)
一扶一背见精神	胡家模(195)
革命的“傻子”多多益善	王绥民(197)
裁判与“道德抵制”	王韶强(198)
心灵的窗口	王泽河(199)
牡丹·桃李·榆柳	高芸生(201)
从“假面具”说起	王金楚(202)
血气之怒不可有	柳玉柱(203)
攻心与审势	任子厚(204)
“重赏”和“勇夫”	孙传恒(206)
制度建立以后	顾云卿(207)
头痛须得医脚	邓天觉(209)
何必唯“万”是奖	王应峰(210)

由“哲学诊所”想到的.....	宋登学(211)
戒慎恐惧地工作.....	菊子(213)
为“标新立异”正名.....	陈书林(214)
请“放他出一头地”.....	张兆清(216)
成才之路.....	詹尔震(217)
从茹太后挨打说起.....	王西昆(218)

“五十”可笑“百步”

秦 海

“五十笑百步”，出自《孟子·梁惠王上》，指作战时后退五十步的人讥笑退了一百步的人。后来人们便以此比喻自己与别人有同样的缺点错误，只是程度上轻一些的人，却去讥笑别人。无论是当时的孟子，还是后来的人们，都对“五十”的行为持否定态度。

笔者却认为，“五十”就是可笑“百步”。

“五十”固然也后退了，但毕竟退在了“百步”的后面，符合“撤退在后”的原则，就这一点说，他就是比“百步”强，为什么不能笑“百步”？如果因为他也退了，便不能笑，那么反过来，如果是冲锋，冲锋了五十步的也就不必向冲锋了一百步的看齐、学习了。既然后退五十步和百步没有什么两样，那前进五十步和一百步也就无何差别了。五十步和百步无何差别，自然百步和二百步也就无何差别，以此类推，五十步和五万步也都可以等量齐观。这还有什么先进、落后之分呢？岂不都是彼此彼此了吗？此其一。

其二，这是主要的。近些年，正常的批评很难开展起来，“老好人”及其“你好我好他也好”的腐朽作风严重侵蚀着我们的肌体。偶尔有谁敢于拿起批评的武器，被批评者往往就反唇相

讥：你呢，不也是毛病一大堆么？又有什么资格说人？充其量是“五十笑百步”而已！这一手颇厉害，一些人因而不敢开展批评。

诚然，批评别人的同志应该自己先做好。但是，一个人活在世上，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倘若要求批评者都是“圣人”，才能批评别人，那实际就是取消批评。因为这样的“圣人”，世界上就不曾有过，也不会有。批评你的很可能就是一个“五十步”。只要他批评你的“百步”是事实，你就应当接受、改正。当然，你也可以批评他的“五十”，但却不能因此便证明自己的“百步”也无可非议了。老实说，人家“五十”就是比你“百步”好一些，难道搞十次不正之风的不比搞五次的更严重？而且“五十”敢于起来批评“百步”，正说明人家觉悟了，得到的只应该是鼓励，而决不能用“五十笑百步”来否定人家。

当然，“五十”能首先改正自己的缺点，那就更好了，也是至为必要的。同时，我们所说的“笑”，并非嘲笑，而是指认真严肃的批评。

何必抢那“粉笔头”

孟济元

据记载，爱因斯坦在柏林大学讲课时，大厅里总是挤得水泄不通。一位目睹者曾描述了这样的情景：“报告厅里坐着许

多身穿珍贵裘皮大衣的美国、英国阔太太，他们手举望远镜，仔仔细细地端详着这位学者。报告一结束，这些外国游客冲向黑板，为了抢夺这位红极一时的学者写字留下的粉笔头而吵闹不休。他们想把这些珍贵的纪念品带回家。”

对一般人来说，学者专家具有某种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学者之所以具有吸引力，乃是他们的德、识、才、学有过人之处，并非他们长相特别，或者有什么特异功能和“秘密武器”。本来，观瞻一下名人仪表风采，满足一下正常的好奇心理，亦无不可。但是，舍报告于不听，却“手举望远镜仔仔细细地端详”起报告者的容貌长相来，这未免很不礼貌了；至于奔向讲台争夺学者写剩的粉笔头，虽说颇有点“爱屋及乌”的意味，实则更为庸俗不堪。难怪爱因斯坦对此感到遗憾，轻蔑地称之为“凑热闹”、“赶时髦”。

求学不是看马戏，听相声。要从名人的讲学中听出一点门道，学得一点知识，是要用心用智的。如果把注意力放到人家的长相上去，并以抢得名人写过的粉笔头为满足，以为日后便可借此炫耀人前，那就很没有出息了。其实名人用过的粉笔头也是普通的粉笔头，它并不会因名人用过而魔化为“神奇之物”的。

说穿了，争夺名人用过的“粉笔头”之类，纯属某种虚荣心使之然。而虚荣心正是做学问的大敌。我们提倡向名人学习，正是要学他们的严谨治学精神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真知灼见。那种急乎乎想弄个名人签名，眼巴巴想挨近名人留影，乃甚团团转围着名人想弄个什么纪念品，就与我们的学习目的背道而驰了。这也不是真正的对名人的敬慕。